

决。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畧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畧所定。尉遲迴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爲司農，凡所種植，叔畧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决，叔畧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

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徙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謚曰襄。

叔畧所至之政，上爲人主所知，下爲小民所誦，必非徒取辦於才畧，其惠心之孚，定自不淺。顧獨以食前方丈自奉，大凡才局過人者，性每豪侈，蓋未聞道之故。生平無學術，此其徵也。

魏德源

魏德源初爲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戶，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肅，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惟德源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於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

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廳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源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

妙在人不堪命之時，而所求皆給，又妙在
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不知何以有此巧
法。○軍興一應急需，每以委賊，此風殊可
痛恨，德源不須過勝之約，大爲有見。

宋世良

宋世良才識閑明，尤善政術。拜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寶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櫓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及還，有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能使盜奔他境，自然獄無一囚，必也使無訟乎？吾於清河守見之矣。

蘇瓊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奸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即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

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
云但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
避盜冀州釋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
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
苟搆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
相染累隣邑於此服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
人悉充左右人聞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
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
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

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為
債數求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
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
歸遂焚債券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
十致仕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恃年
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於廳事梁上竟不割人
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
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晉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
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晉明兄弟對衆人論

政才上
卷十六
六

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証人莫不洒淚、晉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覲、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何處得此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

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處、瓊晉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

察者每不能恕、廉者每不能容、執大體者每不能勤、細物而蘇瓊敏斷、慈和精詳、宏

大無所不有守郡全才獨步千古

裴琰之

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叅軍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因語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遂為省閣一日都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名動一州號為霹靂手

琰之如此作用非以自晦正是少年自炫之態若崇義能憐才而不忘才更進一格耳

崔涓

崔涓性開敏為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吏乃以細紙署姓名於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

其強記與楊洛陽可稱敵手

張仁愿

政才上

張仁愿守朔方，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
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
料兵渡而南，時默啜西擊突騎施，仁愿乘虛奪
取漢南地於洛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
其南寇之路，六旬而就，以拂雲祠爲中城，南直
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
各四百餘里，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
山北置烽戍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畝
牧，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
貴進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敢回首望城
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
仁愿才度周密，人不易及，至所謂安用守
具，生其退心，尤爲千古獨見。

高駢

高駢鎮成都，先是府無羅郭，南寇才臨，遂成煨
燼，駢規畫地勢，圖版築焉，慮畚鍤將施，停候有
警，乃命門僧景山奉使入南，宣言躬自巡邊，自
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規畫周二十五

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
土○疏○惡○以○甃○甃○之○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
坎○陷○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
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

凡興作最苦利與害半、又最苦人不我應、
如此公作手、真可謂事有全局、

韓滉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

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廁籌、滉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值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

此君有異才而能爲實事、克勤細物、非精

神處處周悉者不能、

楊機

楊機爲洛陽令、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

理劇邑、故須有此才具、

張全義

張全義爲河南尹、時東都洊經寇亂、民居不滿百戶、全義於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

從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卽時擒捕、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全義招懷流散、勸之樹藝、出見田疇、美蠶麥善者、親至其家、賜之、民間皆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由是比戶豐

實五年之內遂成富庶

一經殘破撫綏便稱棘手况洊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者乎全義出身羣盜中乃能悉心經畫五年立至富庶然則天下不患有亂世獨患無治人耳○余嘗往來鳳泗間荒榛之地所在彌望意謂以招民之法治田必當以行軍之法治民而又做富鄭公救荒之意以精強之吏行之數年定有成效

梁彥光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奏課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治岐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臣爲戴帽錫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錄請復爲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相州亭猾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

○正○欲○舒○其○神○明○耳○

○此○意○自○佳○

若神明、合境大駭、招致大儒、每鄉立學、於是人皆改勵風俗大改、

彥光先不以神明之譽、易戴帽之賜、終雖發摘姦隱、而自不失靜鎮之初心、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盧莊道

盧莊道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二歲、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縣令以年幼懼

不舉、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俱預書狀、莊道但閑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屢以為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嘆、即日拜監察御史、

如此才、那得不動主眷、然其妙處、又在平日不露、故使令丞遂竟不能測、

魏奉古

政才上 卷十六

魏奉古初授雍丘尉嘗日公讌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皆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姚瑱蒞汴州郡寮畢謁瑱召奉古前曰聰明尉耶他日持麈尾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瑱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人

雖然強記過人畢竟是少年炫才之態

王濟

王濟初補漳州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非常物有司督責甚急一羽至值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以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詔曰可仍令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爲里豪輸課而專其利久之復多逋累佃者濟悉請歸官引水溉民田自是永無亢旱之患其利甚溥汀州有銀冶之訟構十餘年逮獄數百人初起居民結大姓爲主事發力脫去中禍於從者最後讐家旁及無辜惟貨惟來有司

益莫敢決轉運使使濟鞠之纔七日盡得其情
坐者數人而已餘皆獲免通判鎮州牧守多勳
舊武臣倨貴凌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
法夜或焚民舍爲盜莫敢告告益挾衆肆毒焉
濟知其事一夕報火起隨部壯士數十潛往偵
伺果得數輦盜物見在卽斬以徇窮詰餘黨悉
得其嘗所爲侵掠狀治如法馳奏太宗大悅都
校孫進使酒無賴毆人齒濟不俟奏杖春送闕
下由是軍民畏肅入爲監察御史彈劾不避稱

是編法警暴者窮詰餘黨此着可省恐人衆則

斬盜物之見在者便

法窮

法窮

丰采焉出知杭州真宗面加慰諭徙知洪州兼
江南西安撫使所至執法以鋤惡安民爲本歲
饑躬督官吏爲糜粥日親嘗而給之民賴全活
者甚衆

威惠並施救時妙手

趙昌言

趙昌言復知天雄軍府臨大河豪民有恃芻蕘
者將圖厚利誘一姦人使穴其隄防歲仍決溢
昌言廉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徑取豪家膏積以

物。給用自是無敢爲奸利者。會秋霖，河溢逼城，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索禁卒以佐之。役，師人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具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士衆股慄，就役不浹辰而城備。太宗善之，召拜給事中，叅知政事。

有幹才而善用之。

凌策

凌策，通判定州。初，李順之亂，陝選官多憚行，策

自陳三蒞蜀境，諳其民俗，卽命知蜀州。又以巴西當益之饋道，徙綿州，加太常博士，還朝。會命爲廣南西路轉運使，進屯田員外郎，入爲戶部判官。遷都官，先是嶺南輸香藥，以郵置卒萬人，分舖二百，負擔抵京師，且以頌役爲患。詔策規制之。策請陸運至南安，汎舟而北，止役卒八百。大省轉運之費。盧之翰任廣州，無廉稱，以策有幹名，命代之。賜金紫。廣英路自吉河趣板步二百里，當盛夏時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策請由

英州大源洞，伐山開道，直抵曲江，人以為便，代還，知青州，東封，以供億之勤，超拜都官郎中，入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揚州，屬江淮歲儉，頗有盜賊，以策領淮南東路安撫使，時洪州知州李玄病，上與宰相歷選朝士，將徙策代之，上曰：南昌水潦艱殆，長吏當便宜從事，不必稟於外計也。王旦言策蒞事和平，可寄方面，望即以江南轉運使授之，仍詔諭差選之意，饒州產金，嘗禁商市鬻，或有論告，逮繫滿獄，策請縱民販市，官責

其算，人甚便之。五年，召拜右諫議大夫，集賢殿學士，知益州。

蒞事和平四字，便盡策之一生，然國家用人，畢竟以和平禔福。

李肅之

李肅之知慶州，既至，嚴師律，益攻守之具，常若寇至。數月，徙瀛州。熙寧初，河北大雨，地數震，州城壁官舍民廬摧陷殆遍。肅之躬按行泥潦中，結草為茵，以儲倉粟之暴露者，出其所積以賑。

流移。又爲菱舍以處之。嚴盜禁。一以軍法從事。有叛卒夜掠民財。立斬以徇。人遂安息。帝嘉之。改大理寺丞。又徙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他日詢其姦狀。對曰。此由富家爲之。囊橐吏迹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於是令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無所匿。

如此整頓。真如李光弼一入軍中。而旌旗煥然改色。今天下多事時。安得如肅之數

輩。便可不至張皇掣肘。

馬正惠公

馬正惠公知節。知秦州。其州嘗質羌首之支屬二十輩。殆踰二紀。知節曰。羌。小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之。番落感其惠。訖受代。無犯塞者。時小泉銀鹽院井久不發。而歲課弗除。主吏沒家產。倍償。猶未盡。知節三奏。始得請蠲之。仍許以日收爲額。會知益州。宋大初與鈐轄楊懷忠不協。以知節諳其習俗。乃授西上閣門使。知益州。兼

本路轉運自乾德平蜀後歲貢羅綺動逾萬計
籍里民補牙校部舟運歷三峽而下沉覆殆半
破產不能償州民深以爲患知節請擇廷臣省
吏二十人凡舟二十艘爲一綱以二人主之三
載一代而較其課自是鮮敗事者蜀人賴焉
措置有法

收津卷之十六

終

牧津卷之十七目

政才下

許仲宣

丁謂

沈括

蘇頌

和詵

滕子京

沈遘

蔣穎叔

錢勰

王罕

蘇子瞻

四見

仇愈

成無玷

梁汝嘉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從善

孫子秀

張穀

沈作賓

趙大訥

張覺

林興祖

張愷

黃哲

羅循

葛源

朱貞

楊繼宗

二見

楊雲才

劉昂

汪應軫

張永

范檣

張瀚

鍾銳

李攀龍

張鰲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牧津卷之十七

政才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許仲宣

許仲宣三爲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曠。征江南，軍中之須，當不備之際，曹武惠公因欲試之。凡所索，則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夕運動，寧不食耶？旣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爨成，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爲廣西漕士，死於

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興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曠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乞內附，遣使修貢。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

軍中一應急需，應卒立辨，心計之士，猶饒爲之，至甘以一族活萬人，而又能飛檄使

交人送款，此真仁心爲質，而安攘在掌握中，非大經濟人，不能及此。

丁謂

真宗幸澶淵，丁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擾，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故不爲急濟，謂取死罪囚，詐作駕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悉渡。遂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刀斗自衛，契丹引去。

晉公畢竟是智術人，然當乘輿卒臨之際，

非得此捷手，何以應迫？其才何可以人掩，其受知於真宗者，或亦以此。

沈括

沈括初以父任爲沐陽簿，疏沐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源，委得上田七千頃，後擢進士第，歷遷

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變，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言者論之事如織，皆不省，帝以問括，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

「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權三司使爲蔡確

所惡以集賢院學士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
以別賜錢爲酒命塵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
地亦當以此爲法不募兵而無一民非兵無一
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
兵非精銳矣
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人皆
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
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成賞賚
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
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
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

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
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
補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
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
括出東郊得奔者數十人佯問曰副總管遣汝
妙在此此一佯問
歸取糧王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及
暮至者八百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
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因
斬以徇

存中才畧甚大，卽此二萬潰卒，如疾流奔海，勢莫可遏，而一語便令歸屯，斬一潰師，以肅法，而萬衆俱戢，真制變妙手。

蘇頌

蘇頌，和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隣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

視以爲法

不特其才度過人，而細心亦不可及。○今編繇當以此爲法。

和詵

和詵，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時鄭居中在政府，召與語，悅之，遂薦於徽宗。數奏明嚮，大契宸旨，進橫階一等，俾還任。詵因上制勝強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極輕利，能破堅于三百步外。卽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世忠因之，稍

加損益而爲之新名曰尅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便焉。詵知兵嘗沮燕雲之議以及於責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死世甚惜之。

余觀宋之勝虜往往以弓弩之利如神臂鳳凰之類皆有實用蓋虜騎所恃者弓矢非此則長伎不能與之角。

滕子京

慶曆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爲天下第一政成城岳陽樓屬范文正公爲記蘇子美書石

邵餘篆額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

爲地方作勝具大是尋常然一時偶得此數公名手便足爲千古佳話。

沈邁

沈邁爲京尹敏於政事號稱嚴明平時治開封者晨時視事至暮不能已甚者或廢飲食邁尹府旦晝決事日中府無留人出謝客從容談燕日有餘力而翕然稱治。

爲政之忙閒實由人才具至如治都會之

地事多掣肘，非識力素定者，不能暇豫，乃爾。

蔣穎叔

蔣穎叔爲江淮發運，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諳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電霧露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歷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

周文襄公撫吳時，亦用此法，每事人不可欺，不特司漕者所當留心。

錢總

錢總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總卽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一人又至，總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譎曰：無有。總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非得此一副強記才，安能服此老吏。

王罕

王罕知常州宜興縣臨湖民歲訴水多倖免召
父老列其田高下爲圖明年以訴狀親往視之
曰某戶輸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悅服范仲淹
知潤州奏罕檢田法下諸路西方用兵三司仍
年例箭羽下東南諸州調發若星火其直踴貴
富家蓄羽以待價罕白州盡括所有倍時值而
官市之乃令民輸直一路聞之皆詣轉運使願
得如常州法

倍時值則富民已受其利而官市之價終
是有限則小民應輸之供亦不至爲累

蘇子瞻

蘇子瞻判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
至則曰天久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
令以扇三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
石舉以付之纔出門人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
盡悉償所負

固是趣事亦是惠心

仇念

仇念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於燕山念饋餽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值他邑官逃避念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念送運餉于涿值大軍潰於盧溝河囊橐往往反以資敵念間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高密丞俗尚嚚頑念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滯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蓋每陰拾令過脅持爲姦念暴其罪黜之無不悅服州闕司錄

命念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廨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念由他道得出後以淮西安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使統制張琦者冀乘機爲亂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念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豎白麾左右驚潰迫念上馬念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殉國難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爲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遮散其後人心遂定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

強獎善良爲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斂迹
念端方挺特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
時丞相范宗尹方爲邑子以文謁念念他日語
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旣當國未嘗以私見
一段識力不可及才具特其餘耳

成無玷

成無玷初調江山令時盜賊蜂起里中惡少年
探赤丸橫行都市吏不敢問無玷廉其主名悉
捕治之四野肅然夜無吠犬百姓稱爲神君宰

相李綱薦其有文武材召對首陳興復大計除
剛定官紹興初金人犯順京師纂嚴呂頤浩以
荆湖據長江上流非得長材駕馭不足以增天
塹之險遂薦無玷除知鄂州兼岳鄂安撫使修
築城壘教閱士伍皆用諸葛武侯遺法命軍士
更番屯田積穀軍興不乏卽奏減民租十一軍
民一心愛戴有所徵調令下如風靡草高宗兩
賜御札褒美當是時江南草創人心未固三方
保障無玷之功居多

地方得一長才，真勝天險。

梁汝嘉

梁汝嘉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時金人入汴，高宗南渡，至常州，守倅俱遁，獨汝嘉潛築防守。就除通判，提舉浙西常平，會駐蹕臨安，由轉運判官至臨安府，上而宮闈，次而三省六部百司庶府，以至周廬千列，一時辦集，遂成雄都。御札褒美，遷戶部侍郎，移蹕建康，除隨軍轉運使，扈駕以行。歷守平江、明溫、台婺、宣鼎諸郡，皆有能聲。

初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庾不可任，因忤執政意，進權戶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幾，金果背約，孟庾卒，以東京降，皆如其言。先是汝嘉在戶部時，朝議以國用不足，欲拘刷郡縣養士餘糧，以助軍需。汝嘉奏言：學校者，風化之源，不可一日廢也。昔漢光武中興，投戈講藝，今國家軍旅艱難，留神學校，甚盛德也。然學校之設，必有以爲養士之資，請申飭有司，凡贍學錢糧，不得輒更拘刷，上可其奏。

用世之具難在應卒、駐蹕之際、左投左應、右投右應、乃見真才、

趙從善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
百事、內批一日辦集、從善命于茶坊酒肆、取卓
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
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民舍妓
館蘆簾、實以脂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
照曜比於白日、

二事似難卒辦、而俄頃可了、才具果饒、天
下無難事、

孫子秀

孫子秀調吳縣主簿、日請學宮、與諸生討論義
理、後知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
民休息、訟者使齋牒、自詣里正、併鄰證來、然後
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
繩不少貸、淮民流入以萬計、賑給撫恤、樹廬舍、
括田使耕、拔其能者分治之、尤加意造士、訪國

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後徙浙西提點刑獄，兼知常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于朝，創名忠衛軍，置砦以居，設餉給之。

訟牒自齎，今之長吏亦多倣行。然奸民持此以罔上行私者不少，所以便民之事，更當計擾民之弊。

張穀

張穀爲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

十萬，限以雕鴈羽爲之，其價翔踊，不可得。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穀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不惟卒辦，且以省費，應事安可無通敏之才。

沈作賓

沈作賓歷官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時帥守丘宙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禪贊，每濟以寬。

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錄

五十五日間而盡除前政之不便自然

役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

致人嫌孽所以施政貴于有新

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媒孽之罷去後起

知紹興府時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

公行作賓逮捕寘于獄而竄其奴除兩浙轉運

副使入對奏攢宮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為緡率

四萬有奇丹雘未弊加之塗飾墻壁具存從而

創易妄費固不足計妄為驚瀆非所以妥神靈

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於朝下守臣稽覈書

旨而後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遂

以言者罷歸起知潭州未幾除龍圖閣侍制知

平江府請得節制滄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

海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免之錫以衣

服又得強勇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

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

九邊皆可做行不但禦寇可以除暴

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盜不警

市井無譁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成

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

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爲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月。作賓考逋負，梏吏姦，閱三月，卽有半年之儲。兼權工部尚書，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部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迫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州曰北都曰蓮塘，并永新之勝鄉砦，宜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詣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刺其懦弱者爲廂軍，在郡樽節錢二

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生平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軍，半隸府庫。

作賓到處整頓，綽有餘地，又能調和，能執守，能操持，而不獻羨緡，更爲有識，可稱全才。

趙大訥

趙大訥起家譯曹掾，調泉州錄事，大盜起寧都，泉之無賴男子嘯聚應之，遂謀來攻城，大訥作柵以守，防禦其衝，盜爲引去，遷興化錄事，轉龍

溪尹俗尚鬼，疊石作屋，奉紫衣神，黠民將爲奸利，必牲犬以祭。大訥投神江中，移石以修孔子廟。庭縣多山，畚洞獠，官稍侵之，輒弄兵暴掠。至煩大將出屯，經年不解。大訥調禦得術，服從如良民。邑大姓怙勢殺人，郡守受其財出之。大訥抱案詣府，歷指其奸，守怒，陰中以他罪。大訥畧無所懼，改永春，俄遷永嘉。永嘉計口賦鹽，民以爲病。大訥建議，令富商轉售之，民皆稱便。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大訥列植巨木，先以箕芒

殺浪勢，然後實土，以石甃之。岸凡數千尺，得不壞。進知永新州，州民素豪，勢出守吏上。聞大訥至，皆畏服，不敢吐氣。鵠湖羅陂，皆羣盜藪，時出爲過客患。大訥用奇計，剪其渠魁，餘黨奔散。大訥性剛直，不憚大吏，屢典劇縣，皆有能聲。卒胥無敢出鄉，宿猾元豪亦相率遠遁。數平反冤獄，或以事如遠鄉，父老率子弟聚觀，曰：「此趙侯也。」其爲人愛慕如此。

此君一腔經濟，隨地露穎，或以執法，或以

消爨總皆有用之才、

張覺

張覺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覺云、可造一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算、

揆大于小、揆廣于狹、揆遠于近、揆重于輕、其義一也、

林興祖

林興祖初同知黃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爲之魁、遠至江

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鷙、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人、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爲妾、民罹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救民、卽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者、乃鞠之、欸成、友文自至官、爲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

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甚。歷遷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獯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刺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聞，即夜詣說留之。哈刺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銅盾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即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樓舊銅鑄爲盾，日中皆備。哈刺帖木兒得鈔盾，大喜，遂留爲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

以爲大軍且至，中夕遁去。永明縣洞獯屢竊，爲民害。興祖以手榜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苗，興祖爲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賑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

治豪民，止擇一二重大事，便可立刻具獄。此除大憝法也。若事多，則難頃刻成爰書。旣難頃刻成爰書，其滋蔓與掣肘，皆有不

可言者矣。○夫禦寇在豫，甫入城視事之